

叶利钦死都不怕，
就没有什么更让他
感到畏惧的了。



叶利钦 频尝冒险甜头

● / 关贵海

俄语里有句俗语：俄罗斯不可理解，只能相信。这句话的含义是：不要试图用思维逻辑去分析在俄国发生的现象，只能相信本该如此。今年3月23日以来，俄国政治局势的突变，正应验了这句话。

叶利钦宣布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提名无名小辈基里延科出任总理。国家杜马两次否决提名，俄政治局势处于危机状态。分析家们试图从多个角度弄清事情的起因。我想，从叶利钦的性格分析入手，似乎更容易理顺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叶利钦性格的第一个特点是，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受到威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把责任转嫁给下属，舍卒保车。

世人皆知，多少“仁人志士”为叶利钦“抛头颅洒热血”，让他的权力维持到今天，可这些“壮士们”的下场又如何呢？

在曾经效忠于叶利钦的人中间，丘拜斯的命运最有戏剧性了。作为俄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排头兵、

私有化工作的“总工程师”，丘拜斯执行的是叶利钦的政策。而且，在反共的问题上，他也坚定地站在叶的一边。然而当政权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远远落后于俄共，仅获10.13%选票时，叶利钦马上翻脸，在电视新闻中公开点名指责当时任第一副总理的丘拜斯。他说：“都怪这个丘拜斯。要不是因为他，家园党至少能获20%选票。”于是，丘氏被解职。当1996年春总统大选局势对叶利钦不利时，叶又重新起用丘氏，企图利用他在俄金融界和新闻界的影响，为叶氏寻求更广泛的支持。丘氏未孚重望，叶氏转劣为优，获胜当选。丘氏出任权势很大的总统办公厅主任。1997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由于“稿酬丑闻”，丘氏的三位心腹丢官，他自己的财长职务也被削去。议会反对派千方百计想把丘拜斯赶出政府，甚至提出“用丘拜斯换预算案”，叶利钦未同意。这一回议会似乎真要对政府提不信任案，叶氏还是舍弃了这个头“卒”。

与丘拜斯倾向相左、但处境相近的是前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格氏曾任苏联空降兵部队司令,被“九·一八”事变组织者派去攻打以叶利钦为首的俄联邦政府所在地白宫,他却临阵倒戈,为扭转叶利钦的危机处境立了大功,因而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格拉乔夫再次攻打白宫,击败了阻碍叶利钦宪政改革的苏维埃保守派。在持续两年的车臣战争中,格氏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叶是第一号主战者,他又是俄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这场战争实际以俄政府军失败告终。因此,主和派要追究主战派的责任,主战派里也有人提出调查军事失利的原因,形势对叶很不利。叶利钦不但没有保护格氏,反而做出和平倡导者姿态,好象他自己跟开战一点关系没有。结果,格拉乔夫因“妨碍军队改革”而被撤职。

由于俄国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所以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叶利钦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不知牺牲了多少自己的同盟者和支持者,丘拜斯和格拉乔夫仅是其一隅而已。

叶利钦性格的第二个特点是绝不容忍别人有比他强的倾向。同时,喜欢当裁判,乐于搞下属的对立平衡,不喜欢“出头椽”。助长这一性格的表露和发展的是1993年俄国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总统可以解散议会,解散政府,而议会和政府几乎拿总统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样,在俄国政治体制中,叶利钦超然于所有政治结构、政治力量之上,成为一位最高仲裁,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库利科夫和列别德是被叶利钦“罚下场”的一对犯规者。前者身为内务部部长,极力反对将内务部队第101师从车臣撤出;后者作为总统的和平特使,力主全部撤军,以便全面实现停火。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发生了激烈的论战,甚至升级到一方指责另一个组织“俄罗斯军团”有政变企图的地步。叶利钦虽然支持列别德的和平使命,却不希望他在这场争斗中获更多的政治红利。叶利钦以不注意团结、不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为由,免去了列别德的总统助理兼安全会议秘书的职务。库利科夫因有切氏庇护而幸免。但是,他偏偏又要见招,提出把所有强力部门

属下的侦察机构归他管辖。他还为丘拜斯的“稿酬丑闻”提供材料,以壮大切氏的势力。最终,叶利钦被惹怒了,把库氏罚下。

尼古拉耶夫和罗季奥诺夫是受罚者中另外一对。两人在军事改革方面意见对立,相争不让。前者身为俄边防军司令,自恃年轻有为,总统比较欣赏他;后者乃国防部长,倚仗曾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在高级将领中有较高威望。双方可谓势力相当,不分上下。只是前国防会议秘书、叶利钦的心腹巴图林与罗氏不和。结果,叶利钦在所有高级将领面前将罗氏羞辱一番之后,将其撤职。尼氏在得势之后,不注意看裁判的脸色,偏偏在俄与格鲁吉亚脆弱的关系上给总统出难题。他擅自单方面将俄格边境上一个俄方哨所向格境内推进了1公里。他的动机本是好的,因为这样能有效地防止走私者将格的酒精偷运到俄境内。然而,叶还是罚下了这位喜欢“出头”的将军。

叶利钦性格的第三个特点是喜欢做出具有轰动效应的决定。

1996年总统选举获胜以后,叶利钦更加倾向于用改组政府这种非常手段突出自己的存在。而且,这一切似乎又总是与他生病住院发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联系。

1996年11月,叶利钦的心脏搭桥手术成功。在手术期间,总统权力由总理代理执行。当时,国内形势平静得让人感到意外,叶利钦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又因感冒住了院,取消了一系列国际活动安排,特别尴尬。于是,在他康复之后,就给自己批准成立了刚刚半年的政府“开了一刀”:把第一副总理从3位减至2位,副总理从9位减到6位,同时撤掉了一大批要员,其中包括为他竞争总统位置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伊留申、利弗舍茨、巴塔宁等;给新政府下达军令状,要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清除所有工资和退



1991年“8·19”事件过后,叶利钦总统站在俄罗斯联邦大厦前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体金债务。这种任务显然不切实际，可是百姓当然欢迎。于是，如果不想丢官，政府就得设法“补洞”，就顾不上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洞”还会越来越大。当叶利钦今年再次从医院出来后，吃惊地发现，“洞”非但没填好，而且还在扩大。于是，他下了狠心给政府做了一个“大手术”，换去了它的“心脏”——切尔诺梅尔金。也许他觉得，政府就象他自己的身体，换上一个更年轻的心脏，就该焕发活力了，有“新思想、新办法了”。可能也有这方面考虑，他选择了35岁的基里延科当总理。

叶利钦频频解散、改组政府，目的是要显示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让政府的高官们经常感受到他的威慑力，并向民众表明，总统是多么关心百姓，维护他们的利益。然而，由于俄罗斯过于庞大，体制转轨极其复杂。总统更应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增长，并给政府成员安心工作的环境。否则，势必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叶利钦性格的第四个特点，也是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极其固执。对立面越是强大，他的意志就越坚定，斗志也就越高昂。

1991年8月19日，当发动政变的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要逮捕叶利钦等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之后，他没有退缩进白宫大楼，更不是向国外逃跑。尽管他手中的武装力量少得可怜，根本无法与政变者相比，他极其果断地站了出来，在白宫前的一辆坦克上，无视政变者的威胁，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致苏联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官兵的公开信》。因此，叶利钦占据了心理上的主动，对军方倒戈产生了巨大影响。看来，叶利钦死都不怕，就没有什么更能让他感到畏惧的了。

1993年10月3日——4日，叶利钦下令用坦克攻打白宫，迫使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就范，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十月事件”。叶利钦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本为一体，曾共同反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后来，因为对原俄联邦宪法中总统和议会权力划分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直至对抗。叶利钦下令解散苏维埃，提前选举。按当时的支持率，叶利钦不占优势：支持苏维埃的是一个强大的党派联盟，而支持他的只有“民主俄罗斯”一个政党。而且，该党在1991—1993年间，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支持者。就是在这种劣势之下，叶氏用武力驱散了议会，并且在同年12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通过了他主持编纂的新宪法，从而确立了总统在俄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叶利钦再一次尝到冒险的甜头。



基里延科当选总理后，携妻子答谢叶利钦总统的知遇之恩

叶利钦喜欢做出有轰动效应的事情

1996年总统选举之前，叶利钦的支持率曾一度走低，与久加诺夫相差很远。以前总统卫队长卡尔扎科夫、联邦安全局局长巴尔苏科夫和原第一副总理索斯科维茨为首的亲信集团，千方百计阻挠叶利钦竞选。面对支持率低下和亲信抵制的双重障碍，叶利钦又一次表现出顶风而上的风格，参加竞选，并罢了3人的官。叶利钦一改疲惫的常态，象充了电的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地投入了竞选活动中。结果，富有浪漫思想的俄罗斯人民被叶利钦的超人意志和风格感染，又一次把他送上了总统宝座。

这一次解散政府和提名基里延科任总理，是叶利钦好斗和固执性格的再次体现。明知切氏的社会关系比较稳固，解除他的职务肯定会引起局势动荡，明知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会遭到普遍反对，叶利钦却一意孤行。在基氏提名问题上，叶利钦的执拗尤其让人受不了：既不同意提出其他总理人选，又不允许改变政府的政治经济体制政策方针；既不答应杜马大党参与政府组成，又不容许杜马否决叶氏所提人选。这种做法不禁令人对叶氏的神经正常发生疑问，也从原则上违背了他鼓吹的民主原则。用布热津斯基的语言描述：“叶利钦总统扮演的角色是一位经选举产生，但却是独断专行的‘沙皇’”。

最后，应该承认，在俄罗斯由专制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的过程中，叶利钦的特殊性格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今天的俄罗斯，更需要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兴。叶利钦的独特性格，特别是走马灯似的换人，是否还能合时宜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呢？